

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錢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爲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三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御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

上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大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爲冗也

###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吏措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未杜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已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此其恃赤劔爲證則追遠橫費爲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下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止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爲式其制當耳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

在官下於故事有疾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憚然旋遣  
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  
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微覺疎其外印  
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知文官則猶能自言書鋪亦不  
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為可憐而軍伍中出身者尤甚予  
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軍頃乞換授而所持宣  
內添注副字為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  
事此付戶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詐者

秦氏顓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  
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  
俚者恃告訐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責汀  
州吳仲寶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  
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  
忽問君識天星乎荅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  
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識仰觀  
焚惑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  
旬多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東矣大圭曰使此星入  
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

曹元不洞曉天文昨晚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感額云  
是名魏星無人能識非筮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  
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圭曰乾象欲示變何所不  
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蓋秦正封魏國  
公主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敢酬應它日與謝景思  
葉晦叔言之且曰使邁爲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  
一此段彰露爲之柰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  
識便是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年秦亡  
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德二  
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咸平二年  
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  
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奎文靖公爲相不  
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

真宗非宴安醜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它相中書有參知  
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爲三司使真宗欲相之  
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讀學士畢士安爲參

纔一月並命士安準爲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在

太宗朝已兩爲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超用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爲難其以敏捷稱者如常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衰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莒草制數十無防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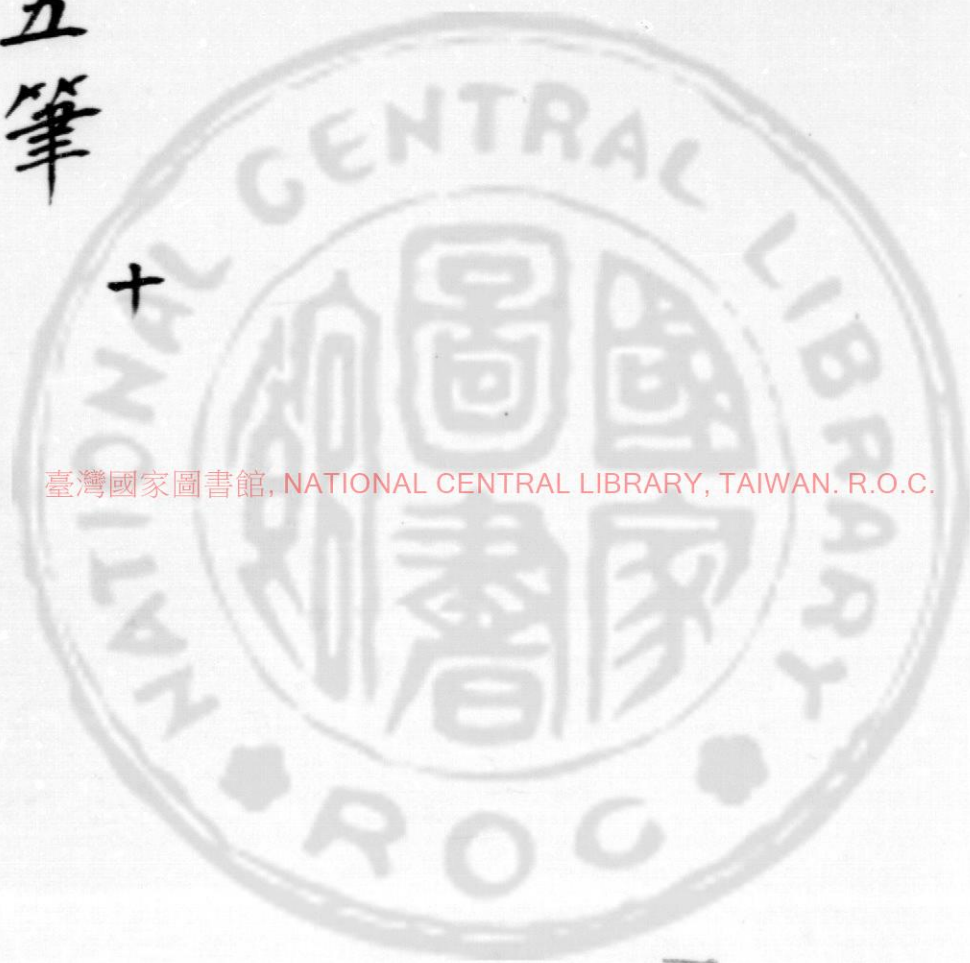
遲鈍窘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嶽閉戶精思徧討羣籍與夫新憲舍人紫微失却張君房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也項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屠官時纔還家即掩關謝客畏其促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它情護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殊與昔異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鄧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樂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爲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俊以敦文學士便爲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瑤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鉞師換師奮以秘閣脩撰換觀察使皆度越乘恩感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五筆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三筆卷第五

舜事瞽瞍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爲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爲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爲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瞍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



之時頑傲者既已格又矣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  
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  
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  
有殺之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  
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叙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  
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挑應有  
瞽瞍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  
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爲野蓋是時  
夫子在衛當輒爲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  
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  
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  
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  
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  
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爲政當非下愚而不移  
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  
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爲  
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

之冥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  
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為防然  
以書傳考之乃當為燿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大敗王  
夷師燿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師燿杜預皆注曰吳楚  
之間謂火滅為燿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  
反皆讀如殲音則知當曰燿火

### 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竊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在  
求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為此舉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馴  
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實為可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  
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偽造靈命冀圖恩寵且日進藥  
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  
其誣譖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  
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則有之  
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攘臂其  
間矣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弭後人  
公議哉

### 王衷穉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哀絙紹其父死於非命，哀之父儀猶以為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哀為之終身不西向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魏，陰忌之以故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為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哀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為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為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為戶部使，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為政明肅，遠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竒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荊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者少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觀忠定之像，遺

愛在民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身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為無負矣

###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既退一閤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

日憲辭歸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閤曾覲曰

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何

曰監司惟守司在輦下則許服漕臣是也若外郎

前曰

今日只

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

常平官身不借予問嘗借者嘗知舊與郎官薛良朋言

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司官張堅衣緋

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甲考功已

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執除本路雖

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它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同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它路也近吳鑑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說

###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為使則其貳為副使其長為知院則其貳為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為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院王旦同知及馮拯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為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馮知節簽書及王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為使而陳升之過朝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為使岳飛為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為未然

###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内外文武官不得容

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某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系天下心尼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按至和二年九月改爲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

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為可惜也

卽官員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著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尚書卽才有正員四人其它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予為吏禮部時同舍卽二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仕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遷鄉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卽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撲上劾

徽宗諭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

下趨操卑汚有如汪師心者性資茸闌柔佞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浮躁妄為胥輩所輕有如李莊者輕佻喧囂漫不省職有如李揚者麤冗不才褊忿輕發有如成禔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衰落難與任事有如常環者大言無常誕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大輕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章芹李與權王良欽強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考一時標榜未必盡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員數多寡不侔如是秦檜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孫敏脩一員餘皆兼攝吏部七司

至全付主管告院張云兵工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號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花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

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人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其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  
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  
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  
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它人所能味  
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  
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  
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  
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  
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  
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  
鉤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油污衣詩

予亦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  
詩兩絕其名曰油污衣六詩太俗不足傳獨後  
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  
人疑縱饒洗過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  
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北虜誅守王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  
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不圖

骨肉之間有懷遠夢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魯謂為  
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充國王宗雋  
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違蹠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安作  
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悞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并  
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  
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  
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為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  
於它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竊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  
樂牽同產之愛斷為歸唐括蒲刺觀狃連姻之私預  
用其謀相濟以愚故實謂之然姑致鄰之囚詢諸  
羣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王與男按察阿辛并公  
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為營柩二事甚相類  
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  
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入枯骸  
塞井為之終以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襄信士簿洞  
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制善田數  
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  
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壽寧之白鹿洞

由是漸廢大中祥符二年天齊民曹誠即楚立我同  
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今在不悉傳廷生徒講習甚  
盛府奏其事詔賜名曰不詳今奉議即成舜賓  
主之仍今本府不詳教宋興天下  
州府有學自此始不詳又慶曆中  
詔諸路州郡皆立學不詳當合而  
爲一今韓蘧白鹿後不詳禮貌乃  
過於郡庠近者巴州不詳天太學  
碑雍並置尚且不不詳

河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嘗疑其說無所  
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爲韓  
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  
韓氏韓王建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爲  
何隨聲變爲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  
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予後讀孫愐唐韻云  
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因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  
氏乃知名世用此

容齋三筆卷第五

容齋三筆卷第六

蘇冀養人

自古凶年飢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爲命如范蠡  
謂吳人就蒲蘆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山實  
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爲酪南方人饑  
餓羣入野澤掘鳧茈節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  
拔取酸棗藜藿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兗州百姓掘野  
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爲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岷蜀食  
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嶸峒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  
斛山在浮梁樂平鄱陽境皆絲亘百餘里山出蘇冀乾

道辛卯紹熙與癸丑歲旱村民無食衆往取其根率以  
昧旦荷鋤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  
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糗粒狀每根二斤可充一  
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  
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歲伸拳則根無力於  
是始止蓋救饑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世之利至矣  
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莫能知者  
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比得上虞李孟傳錄示四

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溪蔣季莊當宣和間鄙王氏之  
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不安與人接高抑崇閉居明州  
城中率一歲四方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  
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告去則送之數  
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  
於公公亦憮憮於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  
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  
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  
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  
處有弟不甚學問使顓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

未嘗妄出尤邃於周易沈渙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  
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進而未已  
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于慈溪廉介  
有常安於貧賤不靳人之知至於踐履間雖細事不苟  
也平旦起俟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  
它飲食布帛亦然又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  
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武斷彊岐  
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主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  
豐人操行介潔爲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  
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  
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求人隆寒披紙裘  
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  
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日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殷  
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無  
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爲  
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君子真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碎之籍却而  
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  
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

戟明先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天旨擬同生死還君  
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潁州教授東  
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  
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辜主不盡年起舞  
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  
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藉意  
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已官於彭城坡公由  
翰林出守杭無已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  
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鎖  
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  
尊敬之盡矣薄命擬况蓋不悉師死而遂倍之忠厚之  
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爲左相爲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故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左相日與費萬錢飲如長鯨吸  
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正諫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  
避賢爲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  
州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  
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

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文早春作云力疾  
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  
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  
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朝  
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  
長老納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  
郎侍立通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  
山老居士詩山亭云奇迹多聞老教通汶公東堂云一

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冷  
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  
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  
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鮑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  
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戲是皆  
以為助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  
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它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  
人餘老龐老潭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  
為竹馬真不知老裝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  
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徃徃不能曉  
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盡毛延壽投壺郭舍  
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正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  
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  
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  
人主顧焉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既  
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  
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  
翠鏡空交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

汲者得銅餅而作然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鋪叙  
爲難而曲折宛轉如是它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  
一篇云鬪鷄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宮人出樓前御  
柳長仙游終一閔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  
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筆  
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殿無數瓦簾隙而窺一時伶  
官戲劇品類雜沓列於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士君子  
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迫于禍至擇而處

之之理哉常昭注云有兩福擇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而與禍會數不容但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一焉莊子養生之篇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夫孽孽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為惡而特以不處於刑為得計哉是又有說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為愆義非若小人以身試禍為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為文或來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止是不考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脩哲嗣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

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祐為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為福州教授為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為駢儷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

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贊於予且口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爲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間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

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太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饒記前後五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月三日雖今所傳爲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所志殊爲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

易三十六鎮言甫平生只爲淮南節度耳今乃言身更  
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如浙西西川山西鄭滑  
皆衛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第幾子而有李字  
又自標其字音非是蓋好事者妄爲之白樂天詩所說  
清涼寺即鞏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  
之洪不姓弘避唐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鞏川圖  
亦大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而商乃  
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

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爲嫌邪集中又有  
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  
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  
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  
有婦顏如雪獨倚柁櫓立娉婷十八夜淚似真珠雙  
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問一露襟低眉  
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  
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友  
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庶人不議也今詩入  
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謝朓志節

首或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文宣高  
顛佐隋文帝劉文靜佐唐高祖終之篡漢晉魏周及取  
隋其功不細矣或以不言伏右事與勸止九錫飲醜而  
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北伐而九錫之旨從北來愧懼  
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爲楊愔所譖顛以爲相畜妾爲  
獨孤后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爲裴寂所譖皆不免於  
誅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朓參贊大業屏人與之語朓  
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從容問道石苞  
事諷之朓訖不順指及受宋禪方爲侍中不肯解璽綬

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成之子驥欲殺之道成畏得罪  
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發于家  
海陵王之世復爲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  
名士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弟淪爲吏部尚  
書朓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心蓋惡鸞而  
末如之何也朓之志節行義凜凜如此司馬溫公猶以  
爲譏斯亦可恕也已續筆於士匄韓厥下略及之故復  
詳論于此

琵琶亭記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二

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  
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滄浦作琵琶行其  
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  
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  
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  
逍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  
居士頭欷白秋風吹作滄城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  
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祝祀不管  
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  
青衫如著雨此公豈肯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

後公三百年尋陽至今無管絃

公詩有尋陽小長安不  
處無音樂之句

見遺音寂依舊匡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  
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爲梁上傅乃卒前  
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  
劉長卿張祐輦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勅一絕句云塞  
外風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  
欠江湖司馬詩真佳句也

臧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  
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一千

錄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  
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  
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年大減  
任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  
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俸流外蓋過一  
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照貫至有七八轉者  
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於敗若河決下流  
乘流若刷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若燭照數計而龜下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  
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何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融而忘之以文辭也若秦  
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  
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斗鳥鴈起亂石  
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  
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遺孟昭  
圖右補闕常濟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孜遣人沉之於

墓順津賜濬死資治通鑑記其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濬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之方時艱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六

容齋三筆卷第七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數四上敷諭終不能奪王曾聞之亦乞寢恩命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爲諫議大夫班在上已爲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



師外方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中書侍郎  
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  
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  
安燾不遷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  
士院降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爲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  
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既無授受之名僅似姑息  
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從其所請經實  
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燾竟辭始免紹興  
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  
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爲  
使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爲言

高宗不許紹興五年七月

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爲右相參政陳騤除知  
院同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進  
少傅乃係特遷耳非尋恩正固辭乃止

###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九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  
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  
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  
年二月紹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

數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  
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以上親無官者每父下放  
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  
司起請承前舊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  
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到文  
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到狀及遠  
寺司條流不取宗室充係落下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  
出身勅准赦書處分子案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  
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親  
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者每父下放一  
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  
亦有三等五等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又寧一時邪說之臣唱  
為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彭年輩實主張之天  
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譁滿朝耆老  
方正之士鮮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姦焰雖寇萊公亦為  
之而孫宣公與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真錄出於欽若  
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紀  
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

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  
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固其  
為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  
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  
其享之乎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  
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臣切不取今之姦臣以先  
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為繼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  
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  
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虜國庶爵姑息於保言謂至尊  
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

畢東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  
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爭言符瑞曰今野鵲山  
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  
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  
世必不信服非竊笑有識盡矣三章論將幸亳州曰國  
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  
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姦  
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揚國忠既誅乃諭軍士曰朕識理  
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寤  
斥遠邪佞不襲危亂之迹社稷之福也四章論朱能天

善曰姦險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  
拜歸祕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腎腹非不敢  
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  
五利妄言不讎漢武誅之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  
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鉞田同秀等所  
為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  
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祿山北亂輔國  
劫遷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為是已願遠思漢  
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爽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能過

也

赦恩為害

赦過者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  
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  
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  
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  
賊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  
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

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皆爲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襲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爲帝常脩功德至殿中監贈其父惠恭兗州刺史官爲營辦葬事有勅葬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宿將賞功賦職不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繆濫甚矣

###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群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則二年間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維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遂爲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矣符堅

禁圖讖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及  
季年爲慕容氏所困於長安自讀讖書云帝出五將又  
長得乃出奔五將山甫至而爲姚萇所執於禁人爲讖  
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又長得之兆豈非言又當爲姚  
萇所得乎又姚興遙同亦久也尤武與堅非可同日語  
特其事偶可議云

###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雅志節  
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則  
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  
酣縱自此於天廣搜羨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  
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參訪處置使治於所部  
之大郡旣又改爲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分  
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  
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  
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  
視支郡元結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爲諸使誅求符  
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爲惡書哀敏陽

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又遣判官督賦城  
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序云  
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平府為觀察使者常  
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以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  
賦愈急韓臯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澣至死  
一特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州  
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  
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郎併闕

羊頭關內侯晉趙王綸貂不足狗尾續北史周世員外  
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  
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為之濫張巡在雍丘才領一縣  
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  
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荅  
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  
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  
保之譏李茂真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為司空太  
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  
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為田舍客它年為爾覓金魚

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彊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改三公爲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爲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間葉孟得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節度葉審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爲儒者之榮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羞爲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悛救天成二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鬥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欲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盡免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



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 太一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脩東太一宮于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脩西太一宮于八角鎮望

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于集禧觀之東於是為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為宋社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關殊為多事

壽皇聖帝陛下

泰安以久疾遂憂人情業業皆

有憂瘳恤縉之慮時無星官曆筭考歲推躡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 趙丞相除拜

紹興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

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辭不肯入都堂准職越  
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  
大夫樞密使邁攷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  
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  
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  
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禧為中大  
夫知樞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  
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為特進禧處之  
不疑捨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  
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為照文相竦為集賢相御史言

竦向在陝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攷地於是貼  
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制乃是  
經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按國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  
遜樞密使楊崇勳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  
勳以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  
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  
即再鎖院以士遜為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用士  
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為前銜也乾道  
二年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為知樞密院未受告而  
拜左相邁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

麻已開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撻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廷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質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外三署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敕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

及第進士中有父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善也撫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勅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

卷之三 第七

卷之三 第八

徽宗皇帝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  
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  
曰千歲厭世莫遠乘雲之僊四海遐音同深喪考之戚  
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  
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  
痛心孤臣久繫而歎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  
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

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盜起除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  
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  
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  
歛兵公行未至泗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壽憚之  
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稍緩有引  
衆納命建康之語今斬賈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  
以待之方舍垢養晦之時宜選辯上諭意優加撫納疏

奏

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  
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  
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  
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叙  
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婁沾曠蕩  
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繇乏使不敢辭難  
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  
呶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恤雖璽書賜報樂聞充國之  
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屬除宦簿絲歷歲

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與天  
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它意故從赦俾  
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元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  
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除  
之及聖恩深厚卒從救拔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  
念臣早緣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  
毒伏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遠巡徐偃出疆既失  
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  
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於隆寬  
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為德而陰  
為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昔本好生坐使孤臣  
盡滯宿負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  
被命不沾息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與而合磨勘五官  
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  
而摺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此事固宜發  
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卯諷味不厭乃為得體姑據前輩  
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  
平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且復謀窺曰窳中饑虎暫